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个酷爱诗歌创作的毛头小子。我所在的辽宁省朝阳市文化单位组织了一次文学创作笔会,我被邀请参加。在这次笔会上,我写了一组以秋天为题材的诗歌,被会议的组织者看好,他鼓励我大胆地投稿。

“投给哪家报刊呢?”我问。  
“这些报纸都有文艺副刊,可以试试嘛!”组织者指着会议室里的《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笑着说。

后来这位组织者也没有想到,他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竟然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把自己最满意的五首小诗,越过省报,真的寄给了国家级的大报《人民日报》。更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1981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在文艺副刊上居然发表了三首。这三首诗的题目是《枫叶》《果树》和《大雁》。

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歌,这在我当时的朋友圈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更是给了我极大的鼓励。稿费到手后,我请身边的文友去饭店吃了一顿,然后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北方的冬天很冷,每天我早早起床,裹着棉被像母鸡下蛋似的天天写诗。虽是冬季,但我思绪的兴奋灶仍在灿烂的金秋。我笃定曾给自己带来好运的秋天,必然还会有丰硕的果实在一个角落里悄悄地等着我,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

所以,我的灵感便赖在秋天里不动。那一阶段,我一口气写了数十首与秋天有关的诗歌,其中就有一首《采树种》。

写好后,我拿给身边的文友看。他说:“你写的这个诗,有点像歌词,朗朗上口,想象力也不错。”我说:“那就改成歌词不好吗?”他笑了,未置可否。

说干就干,我一边嘴里哼着自己胡乱编的曲子,一边把那首诗歌《采树种》按照歌词的形式修改出来了。

在一个窗外飘着大雪的上午,我给几个爱好写作的朋友大声朗诵着自己写的歌词。为了增加艺术感染力,我一边朗诵还一边手舞足蹈地加了一些动作,每到段落的结尾处,我还夸张地哼着自己随意谱写的曲子,仿佛这首歌词已经被插上了旋律的翅膀。

晨风吹来了灿烂的黎明,  
小路摇醒了大山的梦。  
鲜艳的红领巾在林中飘荡,  
那就是早晨绚丽的彩虹。  
采树种,采树种啰  
沐浴着阳光,  
手提着竹篮,  
采一路野蔬,  
采一路歌声。

白云擦亮了蓝色的天空,

小溪笑望着明媚的眼睛。  
一粒粒树种向我们微笑,  
跟我们走下高山峻岭。  
采树种,采树种啰,  
把我们的花儿,  
和树种在一起,  
献给祖国绿色的黎明。

《采树种》的稿子写完了,当然不能只停留在自己嘴巴的演唱上,我要找一个能发表歌词的刊物投出去。我查到当时有两个刊物刊发歌词,一是北京的《词刊》,另一个叫《儿童音乐》。北京的这本《词

## 《采树种》的故事

董恒波



刊》后来刊发过我的很多歌词,但我不记得有没有这首《采树种》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看到一则上海市征集少儿歌词的消息——上海市举行名为“布谷鸟”的少儿音乐会,面向全国征集优秀歌词。我找了个信封,贴了邮票,将《采树种》寄了出去。

稿子虽投了出去,但没有抱多大的希望,自己觉得不错的稿子,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对写作者来说太正常了。

但命运之光还是照在了我的头上,这首《采树种》被上海的“布谷鸟”少儿音乐会选中,随后我便收到了他们寄给我的,带有作曲家苏永进谱曲的乐谱。我激动了好一阵子,还抱着手风琴自拉自唱,自我陶醉长达一个小时,之后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了。

转眼时间到了1995年。

那天,上五年级的女儿放学回家,对我说:“我们今天上音乐课,学唱的是《采树种》,音乐老师说,这首歌词作者叫董恒波。爸爸,这是你写的吗,不会是重名吧?”

我拿过小学音乐课本一看,像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孩子,这就是我写的,不是重名!”我不知道女儿第二天上学是不是在老师和同学面前炫耀了,反正我是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当地报社的编辑朋友,激动地告诉他:“我的歌词入选音乐课本了,是全国统一教材。”报社的朋友很给面子,当场表示:“可以发一个消息,最好把带谱子的歌词也弄一份,一起在报

上发表。”

那时候,我还会使用电脑上的排谱技术,只能在一张白纸上用钢笔、格尺,手抄下这首歌,报社拍了张照片就发表了。

全国音乐课本选了我的歌词,出版社怎么没有提前通知我一声呢?我想给编课本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写信问问,又觉得写信太慢,还是打电话快。我便跑到单位给北京打电话,出版社倒是很客气,询问了一下情况后,说了句感谢支持,之后会寄样书给我。在挂断电话前,我鼓足勇气问了句:“有稿费吗?”得到回答:“按现行国家对教材的使用规定,暂时不付作者稿费。”

但是没过多久,他们说的“暂时”就过去了,后来,他们将稿费转给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著作权协会,协会还给我办了一张卡,只要有音乐作品发表,钱会直接打进卡里。

还有一个与这首歌词有关的小故事。本世纪初的一天,我参加辽宁省本溪市一所小学文学社举办的讲课活动,学校的音乐老师很热情,把我领到她的教室里,一阵掌声后,开始对学生们做介绍。

“咱们现在学的《采树种》这首歌,就是董恒波老师作词的,我和同学们讲,董老师写这首歌词时,应该正是秋光灿烂的季节,他领着同学们一起挎着篮子采了好多的树种,然后,他望着明媚的蓝天,激动地写下了这首歌词。”

看着音乐老师阳光般的笑脸,我回想起当年创作这首歌词时的情景:寒冷的冬天,我趴在被窝里,一字一句地写词儿……

然而,我只是面带笑意地朝着音乐老师点头致谢,之后全班同学在音乐老师的带领下,开始齐唱这首歌。孩子们唱得很投入,声音洪亮,我悄悄地转过身去,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岁月蹉跎,很多美好的回忆,都被慢慢冲淡了。如今年近古稀的我,老夫聊发少年狂,也开始玩起抖音。偶尔乱翻,竟又听到了《采树种》熟悉的旋律。不知是哪位网友发的,下面有不少评论,其中有人写“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学”等等,一时间让我泪眼蒙眬。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前幾天,山东省一位名叫张涛的设计师,被这首《采树种》唤起了共鸣,他通过微信和我说:“请董老师写一下这首歌的创作情况吧,我想通过百度百科重新完善一下,让查资料的人都能方便地查到这么好一首好的歌词,记住这首歌!”

我没有见过这位张姓的朋友,猜想他应该和我女儿是同龄人。

忽然想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灵动的音符,只要你对生活充满了爱,你拥有的岁月,就是一曲永不落幕的乐章。

之前没去过葫芦岛,一次参加作家活动,有幸邂逅了葫芦岛,竟然丝毫没有陌生之感。这座海滨之城用它独有的温暖、亲切和美丽,在我毫无防备时,悄然叩开了我的心扉。

在葫芦岛,最惬意的是在沙滩上漫步,让海浪轻抚双脚,感受着那清凉而又溫柔的触感。如果躺在沙滩上,闭上眼睛,倾听海浪时而轻柔、时而澎湃的声音,就好似倾听大海讲述的神秘故事,让人沉浸在一种奇妙的氛围之中,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当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大海在月光之下显得格外宁静而神秘。海面上波光粼粼,那是月光与星光在海面上的倒影,仿佛无数颗星在大海里闪烁。远处的灯塔发出微弱的光芒,为夜晚的航船指引着方向。我静静地坐在沙滩上,望着这片浩瀚的海洋,心中涌起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大海是如此的辽阔,如此的深邃,它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和奥秘,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微不足道。在这宁静的夜晚,我仿佛能听到大海的心跳,感受到它那深沉而又博大的胸怀,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只剩下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除了大海,葫芦山的山峦也让人印象深刻。首山,这座屹立在兴城海滨和古城之间的山峰,宛如一位巨人,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它海拔虽然不高,却有着独特的魅力。

站在山脚下仰望首山,只见山峰巍峨耸立,气势磅礴,山上绿树成荫,郁郁葱葱,仿佛是大自然给它披上了一件绿色的披风。山顶上云雾缭绕,如梦如幻,仿佛人间仙境一般。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沿着登山步道开始攀登。一路上,山间的景色美不胜收。路旁的树木高大挺拔,枝叶繁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草丛中,五颜六色的野花竞相绽放,散发出阵阵芬芳,吸引着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偶尔还能听到鸟儿清脆的歌声,它们在树枝间欢快地跳跃着,为宁静的山林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

攀登的过程中,我时而停下脚步,欣赏着周围的美景,时而又奋力向上攀登,挑战自己的体力和毅力。随着高度的不断上升,视野也越来越开阔,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远处的大海波光粼粼,与蓝天交相辉映;山下的城市,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站在山顶的观景台上极目远眺,整个葫芦岛市的美景一览无余。大海、城市、山峦,在这一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组合成一幅壮丽的画卷,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山顶上,有一座古老的烽火台,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变迁。这座烽火台虽然历经风雨,但依然保存完好,它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陈年往事,让人不禁联想起古代硝烟弥漫的战场。站在烽火台上,想象着当年士兵们在这里站岗放哨,当敌人来袭时,点燃烽火,向远方传递着战争的信号。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这座烽火台却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它让人们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在山顶游览时,遇到一位老者,他是当地的居民,经常来首山爬山锻炼。他热情地向我介绍着首山的历史和文化,还告诉我许多关于这座山的传说和故事。在他的讲述中,我对首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更加感受到了这座山的魅力。与老者告别后,我

坐在山顶的一块石头上,静静地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望着眼前的美景,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情,这座山峦,不仅让我领略到了它的壮丽风光,更让我感受到了它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它就像一部无言的史书,等待着人们去解读和探索。

在葫芦岛,地处辽东湾西岸的兴城古城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让人沉醉其中,难以忘怀。我站在兴城古城的城门前,立时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高大的城门巍峨耸立,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巨人,静静地履行着守护这座古老城池的职责。城门上的城楼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金碧辉煌、气势恢宏。

走进城门,脚下是古老的青石板路,每一块石板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它们相互交错,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沿着青石板路向前走,古城的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古色古香的建筑,它们大多是明清时期的风格,青砖灰瓦、木质门窗,古朴而典雅。这些建筑错落有致,有的是传统的四合院,有的是临街的商铺,虽然历经风雨,但依然保存完好,让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漫步在古街,耳边不时传来商贩的叫卖声,那一声声充满生活气息的吆喝,为这座古城增添了几分烟火气。因为古城的古色古味,引来《三进山城》《远东阴谋》《平原游击队》等多部影视剧的剧组来此取景拍摄。

古城的中心,是一座雄伟壮观的钟鼓楼。它凌空飞架,与四座城门箭楼遥相呼应,构成了古城独特的景观。钟鼓楼的建筑风格独特、造型精美,楼内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和一面牛皮大鼓,据说在古代,它们是用来报时和传递信息的。我登上钟鼓楼,俯瞰整个古城,只见街道纵横交错,房屋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景象尽收眼底。兴城古城不仅建筑

风貌独特,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始建于明宣德三年,是中国十佳古城之一,与西安古城、荆州古城和山西平遥古城同被列为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城。这座古城曾经是兵家必争之地,见证了明清时期的战争风云。明朝天启六年,袁崇焕凭借坚固的城墙和红衣大炮,以不足两万人的军队打垮了努尔哈赤十三万大军,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宁远大捷”;明天启七年,皇太极又率十万大军攻打宁远,结果再次被袁崇焕打败,史称“宁锦大捷”。袁崇焕无疑是历史长河中悲壮的传奇人物。他于明朝风雨飘摇之际挺身而出,以卓越的军事谋略,赢得两次大捷,令强敌闻风丧胆,力挽狂澜于既倒,其一心报国的满腔忠诚可昭日月。然而,他却遭奸佞陷害,背负莫须有之罪名,含冤受磔刑而死。百姓受蒙蔽,亦对其误解。这般结局,怎不让人痛心疾首!袁崇焕虽身死,但其精神不朽,他的故事是历史悲歌,更彰显了正义与忠诚在困境中不屈的力量。这些历史事件,为兴城古城增添了浓厚的传奇色彩。

兴城古城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在这里,可以感受历史与现代的交融,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它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记载着岁月的痕迹,又像一曲悠扬的乐章,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生活的旋律。

真心期待着能再次走进葫芦岛,再次感受它的拥抱,再次漫步在海边,让海风轻拂脸庞,听海浪诉说古老的故事;再次攀登首山,俯瞰山海相依的壮丽景色,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次走进兴城古城,在古街古巷里穿梭,品味深沉的历史韵味。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我和他坐在一起看,那晚的电影是我们看得最开心,也最舒服的一次。

有一次,齐哥父亲去县城买东西,齐哥也跟着去了。从县城回来后,齐哥总是给我讲起县城的事,言语中充满着对县城的向往。他说县城的冰棒吃起来又甜又爽,县城的油炸糕把吃起来又香又软;他还说县城的房子又高又大,县城的人打扮得又时尚又漂亮……在齐哥的描述中,县城与我们乡下,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跟齐

困难,但我从没想过放弃。可命运却和齐哥开了一个玩笑。一次搬砖时,齐哥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虽然伤势不太严重,却把他在县城待下去的梦想和信心一起摔没了,他最终决定回乡下老家。

临走前他来找我,眼神里满是失落:“我准备回老家了。”齐哥的声音有些低沉。我问道:“为啥啊,你的伤不是好了吗?”他说:“不为啥,反正我不想再在县城待下去了。”

齐哥回到乡下老家后,开始一心一意地种起地来。不管春夏秋冬,他都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在他的辛勤劳作下,地里的庄稼长得越来越好。有一天,我回乡下去看齐哥,他正在地里干活,我看到地里种了很多蔬菜,莴笋、白菜、南瓜、丝瓜、土豆样样都有,他高兴地指着那些蔬菜说:“你可别小看这些菜,我靠这些菜供我儿子上大学呢。现在村里通了公交车,去镇上卖菜很方便,我每天挑菜去镇上半天就卖完了,卖菜的收入不比我在县城那建筑工地上干活挣的钱少。”

渐渐地,住在老院子里的人家几乎都搬出去了,只剩齐哥一家人了。他们在外打工或经商致富后,不是新买了房子,就是在离老院子不远的公路边修起了小洋楼。以前老院子里的四合院不见了,只留下齐哥家那几间老房子。齐哥见我回来了,笑着说:“我早就有预感,你这几天要回来,因为我天天念叨你,终于把你念叨回来了。”我说:“那你知道我要回来,给我准备了些啥好吃的?”齐哥说:“吃鱼吧,我鱼塘里的鱼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说:“你又承包鱼塘了?”齐哥笑了说:“是啊,去年承包的。”

齐哥在屋里做饭,我便去院子里转转。春天的老院子格外美丽,院里的杏树、桃树、李子树都开花了,十分鲜艳,一朵朵、一簇簇五颜六色的花,像是天边飘落的云霞,花瓣随风吹落在老院子里。老院子在浓浓的春意里,看起来十分宁静美丽。不一会儿,齐哥把饭和鱼煮好了,我俩就把桌子搬在院坝里,边喝酒,边聊过去的事情,聊得越聊越兴奋,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吃完晚饭,齐哥拿出竹笛说:“我好久没吹这个了,今晚高兴,吹几曲给你听。”随后,齐哥吹起竹笛来,他吹了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接着又吹了一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在悠扬的竹笛声中,老院子的春天显得格外温馨美好。

杨伯良



## 山海间的岁月长歌

# 文艺周刊

第三〇二五期

1

又是春天了,这两天我总想着回乡下老家玩两天,因为齐哥还住在乡下的老院子里。

我和齐哥都是在老院子里长大的,也是一起玩到大的朋友。因为他比我大几个月,从小我就叫他齐哥。老院子不知是哪时修建的,那被大大的圆柱子撑起 的瓦房围成的四合院,虽然因为年代久远而显得有些古老,墙上还依稀可见斑驳的痕迹,但仍看得出当年的气派。老院子里一共住了十多个不同姓氏的人家,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老院子里总是充满着笑声。

老院子里有几棵果树,春天总有杏花、桃花、李花盛开,那些花开得五颜六色的,将老院子点缀得格外美丽。还有一棵大大的老槐树,像一个老人似的站立在院子 的 色彩,给老院子增添了几分古老的色彩。在月光明净的夜晚,我们经常坐在树下听李爷爷讲故事,听得我们总是发出唏嘘声。尤其是李爷爷讲完鬼故事后,齐哥便躲 在老院子的黑暗处用惊叫声来吓我们,那次还把我吓哭了,我跑去告诉了齐哥的父亲,齐哥为这事还挨了他父亲一顿打。

那天,外地来耍猴戏的人来到老院子,院子里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我们小孩根本挤不赢大人,只能站在最后面看,就是踮起脚尖仍然看不到。还是齐哥有办法,他跑回屋里搬了张凳子来说:“快站上来,这下就能看见了。”还有,那次镇上 的电影队来老院子放电影,也是齐哥早早搬去一张凳子占到最好位置,他特地

干涸的大地,唤醒沉睡的种子,为即将到来的春天积蓄着力量。

在雪后的原野上,偶尔能看到几株倔强的小草,从雪的缝隙中探出头来。它们嫩绿的叶子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生机勃勃。这些小草,是春天的先遣队,它们在雪的怀抱中,勇敢地迎接春天的到来,仿佛在告诉我们,无论寒冬多么漫长,春天总会如期而至。

新疆初春的雪,是大自然赐予这片土地的珍贵礼物,是冬与春的交接,是寒冷与温暖的过渡。而我们,也将在这温暖的美好时光里,怀揣着梦想,奔向更远的远方。

## 初春的雪

李亚男

在新疆,春的脚步总是姗姗来迟,当别处早已是草长莺飞、繁花似锦时,新疆的大地还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新疆初春的雪,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它是冬的余韵,也是春的序曲。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雪地上,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淡淡的金色。雪,像是大地的一件洁白的羽衣,纯净而又神圣。在阳光的照耀下,雪面上闪烁着细碎的光芒,如同无数颗钻石在闪耀。远处的山峦,被雪勾勒 出柔和的线条,与蓝天相映成趣。

走进那片雪白的世界,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捧起一把雪,它是那样细腻,凉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瞬间驱散了心头的燥热。雪在空中慢慢融化,化作一汪清澈的水。

新疆初春的雪,并不像冬雪那样凛冽和厚重,也不像冬雪那样急于将大地掩埋,而是以一种优雅的姿态,慢慢地融入这片土地,滋润着

## 春日里的温情

刘秀玲



阳光正好,暖风拂面,叶阿姨领着 小外孙阳阳在小区花园里溜达。一只小花猫从灌木丛里蹿出来,引来好几个小孩子去追。不料,一个小男孩跌倒,大哭起来。叶阿姨松开小外孙的手跑了过去,发现小男孩的脑门儿磕破了。

小男孩的奶奶看起来腿脚不太利落,急急忙忙赶过来,自责道:“怨奶奶,都怨奶奶!”叶阿姨让她领着自己的外孙,然后一把抱起小男孩朝家快步走去。

进门后,叶阿姨从药箱里取出专门清理伤口的药水和创可贴,小心翼翼地把小男孩处理了伤口,孩子这才止住了哭声。

小男孩的奶奶连声说着“谢谢”。

“您太客气了,举手之劳。”叶阿姨笑着说。

叶阿姨是内蒙古赤峰人,退休前,在当地一家卫生院做护士长,退休后,来这里帮女儿带孩子。女儿是市内一家医院的医生,女婿是一家企业的科研人员,夫妻二人每天早出晚归,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让他们小两口安心工作,叶阿姨承担了女儿家的所有家务事。

这座城市不大,却充满了活力。这个小区里的业主,有一部分是来此工作或做生意的外地夫妇,自然少不了过来给子女帮忙的老人,小区花园成了他们结识交流的好地方。在交谈中,叶阿姨得知小男孩的奶奶来自河北赵县,刚来这里不久,住在后面那栋楼。她说,几年前,儿子、儿媳来到这里,开了间煎饼铺,生意还不错。二胎孙子出生后,小两口又干起了早点生意。她心疼儿子、儿媳整天起早贪黑,又带着小孩子太过辛苦,就主动过来帮忙照看孙子。

叶阿姨说:“现在年轻人在外打拼不容易,咱们过来帮他们减轻点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安心做事啊。”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很投机。

叶阿姨称小男孩的奶奶为董奶奶。董奶奶比叶阿姨年长几岁,看上去明显不如叶阿姨身体硬朗。她到这里时间短,对周边环境还不熟悉,出了小区,有时还分不清东西南北。叶阿姨对她 说:“老姐姐,您别着急,慢慢来,有什么事我陪您一起去。”之后,经常会看到他们一起进出小区。尤其是两个小孩子,经常一起玩也懂得了相互谦让。

那天吃过早饭,叶阿姨照常领着 小外孙下楼到小花园玩。老人、孩子们渐渐多起来,却不见董奶奶和她的小孙子出现。平日,他们下楼的时间差不多,总是一前一后来 到小花园。今天董奶奶怎么还没出来呢?叶阿姨有些不放 心,领着 小外孙去了董奶奶家。

是董奶奶的孙子东东开的门。

“叶奶奶!奶奶说,她再歇一会儿,就带我出去玩。”叶阿姨见董奶奶闭眼靠在沙发上,脸色苍白,一只手抚在胸口上。

叶阿姨急忙走上前问:“您是胸口难受吗?”董奶奶轻轻点了一下头:“再歇一会儿就好了。”声音听起来虚弱无力。

“要不,我给东东爸爸打电话让他们过来,送您去医院看看。”

董奶奶摆摆手,但痛苦的表情无法遮掩。叶阿姨想,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她立即给董奶奶的儿子打电话,然后毫不迟疑